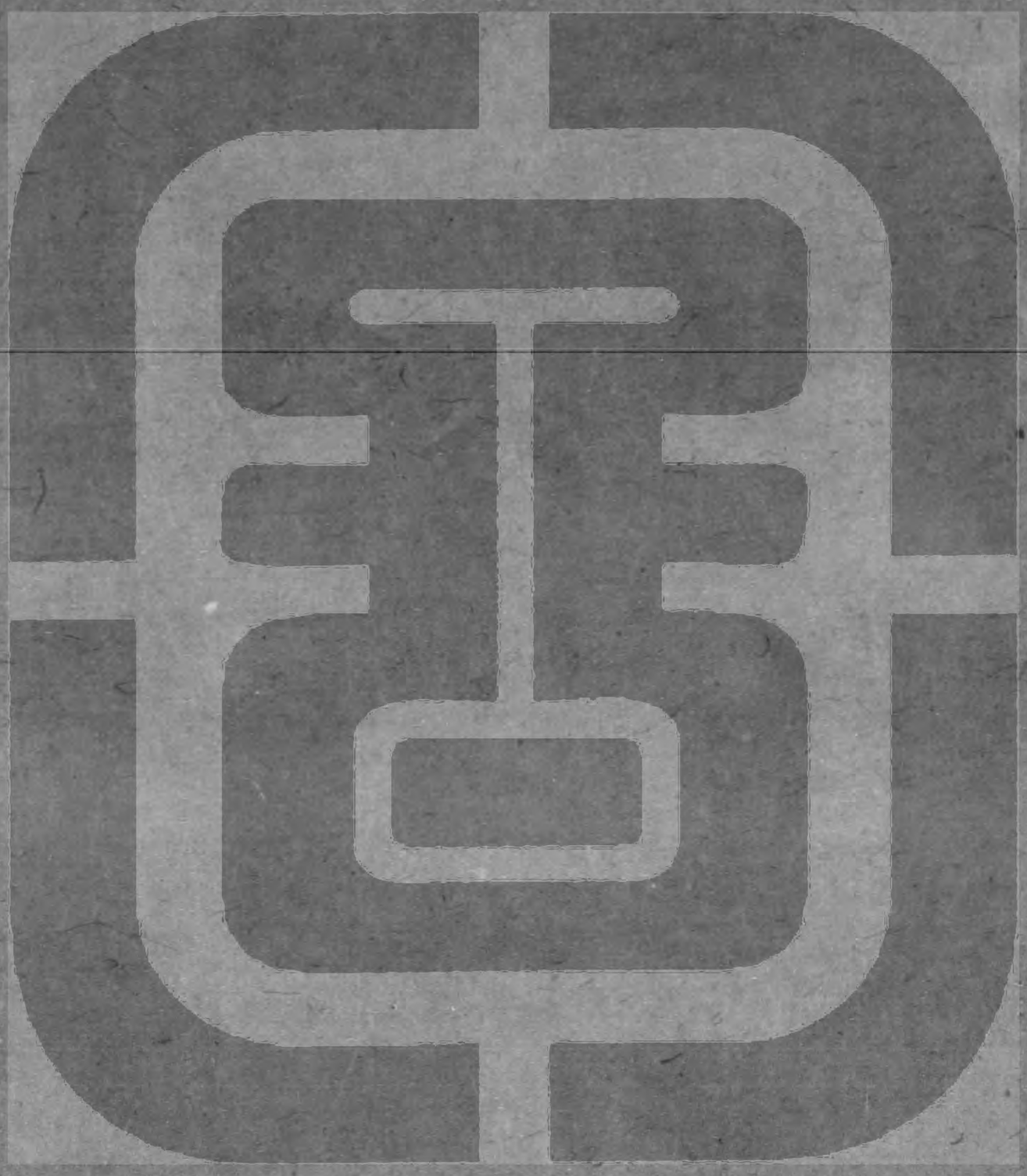


北齊紀第十六

神武帝　文襄帝　文宣帝　濟南王

孝昭帝　武成帝　後主 幼主附

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蓨人也齊大夫高氏之後漢永平中有高洪爲勃海太守因家焉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爲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諡仕魏位至治書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諡生皇考樹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

亦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吾之白昔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壻鎮嶽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日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娉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雷雹聲甚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

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餧衆星而行覺之而內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已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

儒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兎每轉輒逸遂至
迵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兎俱
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二人出特神武
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啊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
甕中酒馬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徧捫諸人語顯智
云君後當至卿佐要不以善終語子如劉貴云並至台
相次及神武曰諸君榮貴皆由此人食畢而去行數里
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
異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
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剋景段榮蔡集圖之不果而逃
為其騎所追又襄及魏永熙后官幼武明后於牛上抱
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
救賴榮透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於秀
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
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衣導求見焉因隨榮之廄廄
有惡馬榮命前翦之神武乃不加鞿絆而前翦竟不蹄齧已
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舁左
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千二谷色別為群將此

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自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
溫亂孽寵擅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誅
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旋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
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
徙鎮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園焦中每從外歸主
人遥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兒園焦上赤氣赫然屬天
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以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
不見始以為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
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嘗義子及借

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
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為宮既而
榮以神武為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
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為前鋒至上
黨明帝又矯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
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
策勳封銅鞮伯及爾朱榮擊葛榮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
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太山尋與元天穆
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二鎮人酋長嘗在榮左右嘗問

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此子穿鼻乃以神武為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歛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爾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弒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為平陽郡公及費也話詔至後乘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三兄遏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徃徃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濟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有逼謀乃密勅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遂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日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兆深德神武誓為兄弟時世隆度

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丹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雄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曰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逐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楊川陳部分有欵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左右訪之則以勞闔營於并州市捨殺人者乃署爲親信都督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隆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污人國上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而遣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爲不利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

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
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爾朱榮妻北鄉郡長
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疋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
而問焉紹宗曰今猶掌握中物也兆於是自追神武至
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
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
而死不辭但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
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
笑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
申九用今旁之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兆投刀於
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
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
馬瘦不可相支若莫雄嶇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
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
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止兆陽水肆罵馳還
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武僞與之善
觀其佩刀因取以殺之其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俱
願附從初魏太平真君中內學者奏言當有天子氣云在

壺關入王山太武帝於是南巡以獻當之累石爲三封
斬其北鳳皇山以祭其形後上黨人晉陽號上黨坊
神武憙居之及是行舍六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
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
遠近聞之皆稱萬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
鄴北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車營租米神武
自取之

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
待遂據冀州是月爾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
縻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
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
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厲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
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又
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僞
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號慟
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諸人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
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

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平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殄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叫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神武陽若不得已明日推牛饗士喻以討爾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高乾平殷州斬爾朱羽生首來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普爾朱氏及爾朱元忠與高乾平殷州刺史是月爾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爾朱兆會之神武思寶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一城俱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

憨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
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
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
爾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
同會鄴衆號二十萬夾滏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
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
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
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爲死志四面赴擊之爾

朱兆責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勠力者共輔王室今帝
何在兆曰永安在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
聞天柱計汝在广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
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爾朱兆對慕容紹
宗叩心曰不用公言至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
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
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
袖解斬蔚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
鎮星太白聚於箕參巳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

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光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
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
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竈
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
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勑紹為軍導向鄴云佐受
命者除殘賊紹回視之兵不可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
放焉及戰之日爾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
也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帝孝
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冀
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户神武辭天柱減户五萬七辰
還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
北伐爾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
往事爾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
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爾朱
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
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
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著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
歲首當宴會遣賚綦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

神武以大軍繼之

二年正月竇泰奄至爾朱兆庭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爾朱榮妻子及餘衆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勅不敬故魏帝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求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勅長樂人宇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士執紹業於路得勅書於袍領遂來奔神武抱其首哭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昂在光州為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愼聞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帝推車歸勃海逢使者亦來

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尚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
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款附先是詔以寇
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隆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
處分神武資其粟帛議者以為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
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
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賛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苦池
河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婁昭不從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賛也頭虜紇豆陵伊利
於河西滅之遷其部落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屠
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似
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求寧見災魏不寧矣
飛入東海勃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
孫騰私言隆之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心
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
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趨舍人梁續於前光禄
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
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
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神

武使邸珍奪其營蕃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
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皆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
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為濟州儁拒之魏帝愈怒五
月丁巳詔三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
月丁巳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
脫有變非當事會經略但表啓未全背矣進討事涉忽
忽遂召群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
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
諸將帥帝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illegible]

密邇畿服鄰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
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分
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大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
遑津度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
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
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
隆之擬出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
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群官議之欲
止神武誅軍神武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

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爲雙陛所閒陛下一旦賜疑
使幽枉之情無所自明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
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
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屢出幸表帝復録在京文武議意
以荅神武使舍人温子昇草勅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
胡牀枝劒作色子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
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閒貳近孫騰倉卒
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
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
過二王武略不學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
者高王今若無事朕王規相攻詞則使身及子孫還如
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
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
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
置之度外今天下户口滅
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
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
三七十八

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立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
是王間勳人豈出後臣之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
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為禍始曾無愧懼王
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
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
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吾北在此雖有百
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聆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
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
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
王殺幽厲靈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
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
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
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謝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
膺不覺歔欷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為洛陽久經喪亂
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一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
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
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大業謀及舊臣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
焉遣二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禁船不

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勑神武曰王若
厭伏人情社絶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
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
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
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
相指王若馬首南向閒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
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
簣相爲惜之魏帝時以任城王雲留守鄴都以高祖勳
王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雲走至河北據郡徵
神武魏帝乃勑文武官北
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爲九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
告曰孤遇爾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
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而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
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惛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
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荅神武曰本欲
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鄴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
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賴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
虎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
元洪略鎮陜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儁神

武使竇泰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
遲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陰約降於長壽津顯智
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謂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
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又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
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九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
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聞計於群臣或云南
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
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紿帝云神武
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已酉神武入洛停於永寧寺

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寡
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虧龍
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
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
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
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
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
至弘農遂西赴潼關執毛洪
崇禮降祌武退舍河東命行
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
宋急徒竄失臣節安在遂
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
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
少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
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
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
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

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illegible]南岸築城守華州以薛
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illegible]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
十啓魏帝皆不荅九月庚寅[illegible]武還至洛陽乃遣僧道
榮奉表閤中又不荅乃集百[illegible]深沙明耆老議所推立以
爲白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illegible]廉依昭穆失序永安以
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illegible]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
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illegible]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
父荀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illegible]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
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既[illegible]西恐[illegible]嶺陝洛陽復在河外接
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護軍祖瑩
贊焉詔下二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
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
童謡曰可怜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
鵡子好事者竊言少住子謂魏帝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
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
西十歲被其寇謂之胡蓋
二年正月丙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
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

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豪傑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豪傑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王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稟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民疾苦

二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師圍玟于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彌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宇文泰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二萬徑度靈州繞出西冀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遂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元仲宣撥與其子太宰壽命于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二百餘人擁

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
汾州胡三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
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
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
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軍次蒲津以冰薄
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二月己酉神武以并肆
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飢流散請所在開
倉振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
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等
文泰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
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
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振恤宿衛
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
於金墉西魏帝及宇文泰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
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
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

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宇文泰留其都督長孫子彦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率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彦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

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録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下稱賀又辭勅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于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憀節級相坐赦被之内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一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虎牢西叛三月壬辰宇文泰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禽西魏譽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舊頭馮文洛扶上馬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鬬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股孝先横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徇地至恒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宇文泰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録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隥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於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

亢旱請蠲縣責振窮之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
各有差四月丙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
平之俘獲一萬餘口令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爾朱文暢開府司馬任
胄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
等謀殺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篾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
以告並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
三月乙未神武朝鄴丙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
西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
躬自臨履莫不嚴固己未神武請釋苦山俘桎梏配以
人間募捕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毀中將
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
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巡構
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蠟陣關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
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蠟盡死
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
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

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
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
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
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于神武營衆驚並鳴士皆
讋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與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
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於亭樹世子
使斛律光射殺之已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
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
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
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
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
爲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有微點乃來書
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
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
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
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爲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
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道
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

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今本作道人心和厚
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相樂心腹難
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
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邪死亦何恨丙
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秘不發喪
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緦哀詔凶禮依漢
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
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輼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
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
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
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
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
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
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
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
常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
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

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劒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

中興元年立爲勃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

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儁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

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

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振肅

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
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
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
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攜
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
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
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群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崔
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格
枉路絶乃牓於衢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
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
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
侍衛還晉陽
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秘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
南反潁川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
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
率衆討之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
潁川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
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
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
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
差辛未朝于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憑妄危
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
壬辰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降人荀濟長秋卿劉思逸
及淮南王宣洪華山王大器濟北王徽等謀害文襄事
發伏誅九月己亥文襄請舊勳灼然未蒙齒録者悉求
進賞朝士名行有聞或以年耆疾痛告謝者准其本秩
授以州郡不得莅事聽蔭子孫自天平元年以來遇事
亡官者聽復本資豪貴之家不得占護山澤其第宇車
服婚姻送葬奢僭無限者並令禁斷從六品元年以來
將帥有殊功異効者其子弟年十歲以上請聽依第出
身其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課若有藏器避
世者以禮招致隨才擢叙能營構之宮在朝百司怠惰
不勤有所曠廢者免所居官若清幹克濟皎然可知者
即宜超叙不拘常式辛丑文襄還晉陽
六年正月己未文襄朝于鄴二月己卯梁遣使慰文襄

并請通和文襄許其和而不荅書候景之叛也南兗州
刺史石長宣頗相影響諸州刺史守令佐史多被註誤
景破後悉被禽獲尚書咸陽極刑文襄並請減降於是
斬長宣其餘並從寬宥三月戊申文襄請朝臣及牧守
令長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者務在得才不
拘職素其稱事六品散官五品以上朝廷所悉不在舉
限其稱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并及州郡縣雜白身不
限在官解職並任舉之隨才進擢辛亥文襄南臨黎陽
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朝士以
相戒厲於是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六月文襄巡北邊城
戍振賜各有差七月乙卯文襄朝于鄴八月庚寅還晉
陽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王
思政於潁川先是文襄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
淮之北至是凡所獲二十三州
七年四月甲辰魏帝進文襄位相國封齊王綠綟綬贊
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
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萬戶使持節都督中外
諸軍事錄尚書大行臺並如故丁未文襄入朝固讓魏

帝不許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赴潁川六月丙申克潁川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以忠於所事釋而待之七月文襄朝于鄴請魏帝立皇太子復爵齊王位殊禮未報八月辛卯遇盜而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廚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廚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文襄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幷左右謀于北城東柏堂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一月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又曰急殺却京明之實刃於盤曰將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黨至因見弒時年二十九祕不發喪明年正月辛酉魏帝舉哀於太極東堂詔贈物八萬段凶事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綬輼輬車黃屋左纛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錫禮謚曰文襄王二月甲申葬於義平陵之北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陵曰峻成文襄美姿容善言笑談謔之際從容弘雅性聰警多謀策當朝作相聽斷如

流愛士好賢待之以禮有神武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鄙非直本懷狠戾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制度嘗於宮西造宅牆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責之乃止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産命之曰侯尼干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於晉陽一名晉陽樂時神武家徙肇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歎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頰允下鱗身重踝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阿秃師太后見諸子焉歷問祿位至帝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神武嘗從諸子過鳳陽門有龍在上唯神武與帝見之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呼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沈神彩不甚發揚嘗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儻語一事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爲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

驕僞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勒衆與彭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琡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常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一年封太原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無人見者武定五年神武崩猶祕凶事衆情疑駭帝雖內嬰巨痛外若平常人情頗安魏帝授帝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三年八月文襄遇賊帝在城東受堂事出舍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爾將皆輕帝於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稱焉辛酉魏帝爲文襄舉哀於東堂戊辰詔進帝位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一萬戶三月庚申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萬戶帝自晉陽寢宣夜有光如晝既爲王夢人

辭賊而潔其首祕不發喪徐言如反大將軍被傷無大故乃赴晉陽總庶政帝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帝於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稱焉辛酉魏帝爲文襄舉哀於東堂戊辰詔進帝位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一萬戶三月庚申又進封齊

皇帝點已額旦日以語館客王曇晉曰吾其退乎曇晉
皆賀曰王上加點爲王當進也五月辛亥帝如鄴光州
刺史元毛孤以獻甲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
樂奉冊進帝位相國總百揆以冀州之勃海長樂安
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音平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
趙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丙辰魏帝遜
于別宮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冊禪
位致璽書於帝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
故事帝累表固辭詔不許於是尚書令高隆之率百
官勸進
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
天是日詔下獲赤雀獻于鄴所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
大赦改元百官進爵二階六州緣邊職人三大階自魏
孝莊已後百官絕祿至是始依給焉己未詔封魏帝爲中
山王追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皇祖妣爲文穆皇
后皇考獻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
命有司議祖宗以開幸酉酋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酉降
詔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又西來

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
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
月辛巳詔改封崇聖侯孔長發爲恭聖侯邑一百戶以奉
孔子祀并下魯郡以時修葺廟宇又詔吉凶車服制度
各有等差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分遣使人致祭於五
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
稅周遺又詔冀州之勃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
濮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朝所在王命
元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齊郡勃海可並復一年長樂
復二年太原復三年壬午詔曰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
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敖曹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
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
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蔡儁
等並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
幸早殂或隕身王事可
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
爲清河王太保高隆之爲平原
王開府儀同三司高歸
彥爲平秦王徐州刺史高思宗爲
上洛王營州刺史高
長弼爲廣武王兼武衛將軍高
爲武興王兼武衛將

覃高子瑗爲平昌王兼北中郎將
太子庶子高獻爲趙郡王楊州縣
開國公高孝緒爲脩
城王又詔封功臣太師庫狄干爲
平武王六司馬斛律
金爲咸陽王并州刺史賀拔仁爲
定三殷州刺史韓
軌爲安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渾道
爲扶風王司徒公
彭樂爲陳留王司空公潘相樂爲
東王癸未詔封諸
弟青州刺史浚爲永安王尚書左僕
射淹爲平陽王定
州刺史淑爲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爲
常山王冀州刺史
湊爲上黨王儀同三司濟爲襄城王
儀同三司潘爲長

廣王湛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
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爲皇太
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干爲太宰司
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
馬子如爲司空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
州死罪已下降餘州死罪已下囚秋七月辛亥尊文襄
妃元氏爲文襄皇后宮曰靖德又封文襄子孝琬爲河
間王孝瑜爲河南王乙卯以尚書平原王封隆之爲
録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爲尚書令改御史中

尉還爲中丞詔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悉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宇敦迫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依舊銓補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移置學門依次修立又詔求直言正諫之士待以不次之命牧人之官廣勸農桑庚寅詔曰朕以虛薄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言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三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至工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旁說凡可載之文籍悉條到上申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爲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群官可更論討新令未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九月癸丑以領東夷校尉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丁卯詔以梁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爲梁王庚午幸晉陽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國冬十月己卯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大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乙酉以特進元紹爲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改封邵爲右僕射壬辰罷

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宇文泰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丙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宇文泰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十二月辛丑車駕至自晉陽是歲高麗蠕蠕吐谷渾庫莫奚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祀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乙丑享太廟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三月丙午襄城王淯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爲梁使持節督黃鉞相國建梁臺觀

百揆承制梁王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是月梁主蕭巋遣使朝貢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爲太尉秋七月己卯改顯陽殿曰昭陽殿辛卯改殼州爲趙州以避太子之諱是月也改景寧梁簡文帝立蕭棟爲主九月壬申免諸伎作屯牧人雜色役隸之徒爲白戶癸巳行幸趙定二州因至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僭即僞位於建

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熊戚蠕蠕室韋高麗並
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庫莫奚破之以其
口配山東為百姓二月蠕蠕主阿那瓌為突厥所破瓌
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環從弟登注俟刑啓注子庫提
並擁衆來奔蠕蠕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為主辛丑契丹
遣使朝貢三月戊子詔清河王岳司徒潘相樂行臺辛
術帥師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為梁主夏四月壬申
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壬申以吏部尚

書楊愔為尚書右僕射六月己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乙
卯車駕幸晉陽冬十月乙未次黃櫺嶺仍起長城北至
社干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
即位於江陵是為元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壬子車駕還
宮戊午幸晉陽是歲西魏廢帝元年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戍帝親討之未至而逃
因燔三堆戍大狩而旋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自魏末
用永安錢又有數品皆輕濫已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
銖二月送蠕蠕鐵伐父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為

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爲主夏四月車駕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六月甲辰章武王庫狄干薨秋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車駕至平州遂西道趣長墜甲辰帝步踰山嶺爲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頭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氣色彌厲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還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人來聘十二

蠕蠕舉國來奔癸亥帝北討突厥迎納蠕蠕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丑帝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已上皆斬女子及幼弱以賞軍士遂平石樓石樓絶險自魏代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伏是役也侯都督戰傷其什長路睥禮不能救帝命剉其五藏使九人分食之肉及臟惡皆盡自是始行威虐是月宇文泰廢西魏帝而立齊王廓是爲恭帝三月蠕蠕菴羅辰叛帝親討

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緩拔其髮免爲庶人使負炭輸晉陽宮景四月蠕蠕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時虜騎散走大軍已還帝帥麾下二千餘騎爲殿夜宿黃瓜堆蠕蠕別部數萬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帝安唾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生口三萬餘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並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蠕蠕又大破之六月蠕蠕遠遁秋七月戊子肅慎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至自北討八月庚午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大保以安德王軌爲大司馬以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大將軍以司空尉粲爲司徒以太子少師侯莫陳相爲司空以尚書令平陽王淹爲錄尚書事以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以上黨王渙爲尚書右僕射丁丑行幸晉陽辛巳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封冀州刺史段韶爲平原王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四鎮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西師西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攻陷江陵殺梁元帝梁將王僧辯

在建業推其晉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
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車駕北巡至達速嶺親覽山
川險要將起長城是歲西魏恭帝元年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度江尅夏首梁司徒郢州
刺史陸法和請降詔以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主遣尚
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送之江南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
使持節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
三月丙戌上黨王渙赴東關斬梁將裴之橫丙申車駕
至自晉陽封文襄二子孝琬爲廣寧王延宗爲安德王
夏五月蕭淵明入于建業六月甲子河東王潘相樂薨
壬申帝親討蠕蠕甲戌諸軍大會邠連池乙亥出塞至
庫狄谷百餘里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秋七月己
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壬午及之
懷朔鎮帝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壬辰還晉陽
九月己卯車駕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殺王
僧辯廢蕭淵明復立蕭方智爲主辛亥行幸晉陽十
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寇擾下

城並以州内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帥衆至江遣都督柳
達摩等渡江鎮石頭已亥太保清河王岳薨柳達摩爲
霸先攻逼以石頭降是歲高麗庫莫奚並遣使朝貢詔
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城自幽州北戾口西至恒州九
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辛丑封司空侯莫陳相爲白水郡王車駕
至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觀之二月辛未詔
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案論定得失帝親決之
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衆渡江夏四月乙丑儀同
三司婁叡討智陽蠻大破之丁卯造金華殿五月漢陽
王洽薨帝以内爲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
梁師戰於鍾山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
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並沒士卒還者十二三乙丑梁
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秋七月乙亥魏相宇文泰薨是月發
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十二三
十一月壬子併省州三郡一百五十三縣三百八十九
鎮三戍二十六十二月庚子稱魏恭帝遜位於周是歲庫
莫奚契丹遣使朝貢修廣三臺宮殿先是自西河總秦

成築長城東至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六十里
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渴死夏四月庚午詔禁取蝦蟹
蜆蛤之類唯許私家捕魚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鸇以太
師咸陽王斛律金爲右丞相以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
渾道元爲太傅以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
令常山王演爲司空以録尚書事辜長廣王湛爲尚書令
以尚書右僕射楊愔爲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
暹爲左僕射以上黨王渙爲録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

馬射勑京師士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
五月辛酉冀州人劉向於鄴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
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立郊禘祫時祭皆市取
少牢不得刲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
已雩禘風雨司人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
誠敬義同如在辛巳制推酷自憂至九月河北六州河
南十三州畿内八郡大蝗飛至鄴蔽日聲如風雨甲辰
詔今年遭蝗處免租冬十月乙亥梁主蕭方智遜位於
陳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歲周閔帝元年周冢宰宇

文護弒閔帝而立明帝又改元焉初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燎野限以仲冬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車駕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于周太旱帝以祈雨不降毀西門豹祠掘其冢五月辛丑以尚書令長廣王湛爲録尚書事以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爲右僕射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六月己丑帝自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是夏

山東大蝗差人夫捕而坑之秋七月辛丑給畿內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蠶勞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稅八月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甲戌行幸晉陽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人營三臺於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甲午車駕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群臣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官並進一大階丁巳

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爲梁主進居九江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爲大師以司徒尉粲爲太尉以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以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大司馬以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司徒起大莊嚴寺是歲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辛丑太尉長樂郡公尉粲肆州刺史潯陽公婁伏連並進爵爲王甲寅行幸遼陽甘露寺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吾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正爲尚書右僕射丙辰車駕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夏閏四月丁酉以一州州牧彭城王浟爲兼司空以侍中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乙巳以兼司空彭城王浟爲兼太尉攝司空事甲戌皇子紹廉爲長樂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止特進元韶等十九家尋並誅之男子無少長皆斬所殺三千人並投漳水六月陳武帝殂秋八月戊戌封皇子紹義爲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左僕射癸卯詔諸軍人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

認妾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聽改復本姓是月殺
左僕射高德正九月己巳行幸五陽冬十月甲午帝暴
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凶事一從儉約
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子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
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
還鄴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
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高祖帝沈敏有遠量
外若不逮內鑒甚明文襄年長英武神武特所愛重百
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
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為不及文襄嗣業帝
以次長見猜嫌帝后李氏色美無孫宴會容貌遠過靖
德皇后文襄彌不平焉帝每為后私營服翫小佳文襄
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
何容惱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無飾讓每退朝還
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
問其故對曰為爾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
夜曾有光巨細可察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
與后寢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秘不發喪其後漸露魏

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比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帶劒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莫敢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又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指麾款實衆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一郡而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帝悅而止先是童謡曰一東棄兩頭於文爲高河邊殺雚爲水邊羊指帝名也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耳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柱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柱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卧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讖合願王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正德正又贊成之於是始決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橫曰大吉漢文帝之卦也帝

乃鑄象以卜之一寫而成使設韶問解律金於肆州金來朝深言不可以鎧曹宗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乃議於太后前太后謂諸貴曰我母德正樂禍教之耳帝意決乃整兵而東使高德正之鄴諷喻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進帝於遼陽固言未可杜弼亦抱馬諫帝欲還尚食丞李集曰此行事非小而言還帝僞言使向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綿十疋四月夜禾生於魏帝銅研旦長數寸獻之尾狐帝至鄴城南召左右曰異言者斬是月光州獻

入并齎版簿旦高之進謁而退於是乃作圓丘備法自作事若欲族滅[illegible]隆之謝而退曰用此何為帝作色曰物草禪讓事及登極之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果於斷割人莫能窺又特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使故楊愔等得盡於匡贊朝政粲然兼以法馭下不避權貴或有違犯不[illegible]登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規謀出遠有人若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繕甲練兵左右宿衛無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鄴厄常致剋捷嘗追及蠕

蠕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時虜軍猶有五萬餘人肱以兵小請益帝更減其半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虜主蹐越嵇敢谷僅以身免都督高元海王師羅並無武藝先稱怯弱一旦交鋒有蹐虢壯嘗於東山游宴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召裸魏收於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是歲宇文泰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剋威振戎夷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躭湎肆行淫昏或解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無復散髮胡服雜衣錦綵

力張弓游行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鹿車以象駱駝牛驢並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著宿處處游行多使劉桃枝崔季舒賀之而行或擔胡鼓亦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嫗惡去衣裳分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棘爲馬紐草爲索逼遣乘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爲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沈酗既久彌以狂惑每至將醉輒拔劒挂干或張弓傳矢或執持矟槊游行市廛

問婦人曰天子何如婦人曰天子帝乃殺
之或馳騁衢路散擲錢物恣人拾取爭競諠譁方以為
喜太后嘗在北宮坐一小黃門帝時已醉手自舉胡桃擊
墜落顏有傷損醒悟之後大懷慙恨遂令多聚柴火將
入其中太后驚懼頓仆自持攙又設坐席令平秦王高歸
彥執杖曰自貴疏屬罰勑歸彥杖不出血嘗即斬
汝太后涕泣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不肯受於太后太
后聽許方捨杖出腳五十莫不至到衣冠拜謝悲不
自勝因此戒酒一旬還復如初自是躭湎轉劇遂喜拳

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出在正中其頰罵曰吾醉時尚不
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打一百餘三臺構木高二
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
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儛旋中節傍人見者莫
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為翅從空飛下免其罪戮果敢
不慮者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或致損跌沈酗既久轉
虧本性怒大司農穆子容使之脫衣而伏親射之不中
以橛貫其下竅入腸雖以楊皇為宰輔使進廁籌以其
體肥呼為楊大肚馬鞭鞭其流血浹袍以刀子劇其

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
又置帿於棺中載以輜車將
汝宅謂其母爾朱曰憶汝舅
自刃殺又至故僕射崔暹家
曰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曰
之棄頭牆外嘗在晉陽以
死在三臺大光殿上鋸殺
有都督韓哲無罪忽衆
后之姊壻其妻有色
以鳴鏑射一百餘下凝之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後帝自
往弔哭於喪次逼擁其妻仍令從官脫衣助遂兼錢絲
號爲信物一日所得將踰二萬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
太后又爲言帝意乃釋所幸之辭嬪甚被寵愛忽憶其經與
莫不喪膽帝方收聚對之淚云僧人難再得甚可惜
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忽
也載冕以出被髮步哭市廛之至有閭巷庸猥人無識
探出頭投於群上支解其舌先弄其髀爲琵琶一座驚怖
知者忽令召斬業下繫從罪至六辟簡取隨駕號爲供

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為戲見所屠害動多支解或投之
烈火或棄之漳流兼以外藥尸城內營臺殿賞賚過度
天下騷然內外憎憎各懷怨聲而素嚴斷臨下加之黙
識彊記百寮戰慄不敢為非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
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知矣帝又令沈之引出
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
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佞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見似有
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赦莫能測焉初帝登阼

改年為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為一大人只十
帝其不過十乎又先是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
六百日十年也又帝嘗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天子
荅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
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
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
位時以為知命曾幸晉陽忽有扛門嶺嶺有數株栢樹
皆將千年枝葉嫩茂似有神物所託時帝已被酒向嶺

瞋罵射中一株未幾立枯而死又出言屢中時人故謂之神靈雖爲猖獗不專云昏暴末年遂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蘗成災因而致斃先是霍州發楚夷王女冢尸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帝珍之遂以斂焉初祖珽以險薄多過帝數罪之每謂爲羌賊及武成時珽被任遇乃說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爲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武成溺於珽說天統初趙彦深執政又奏有詔改謚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趙彦深執政又奏帝未謚廟號顯祖六

文宣帝天保七年

廢帝濟南王諱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和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耶嘗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孝琬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寧與鼎傳之寶鼎萃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

慶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入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蠻妾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綃百疋後文宣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版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癃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銀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以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太傅以司空段韶爲司徒以平陽王淹爲司空高陽王湜爲尚

書召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僕
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民
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廣陽王
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爲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
年

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
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己亥以太傅常山王演
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尚
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王叡
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只口配沒官內及賜人者並放
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差
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
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
侍都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以
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秦王歸彥爲司空平
秦王淹爲太尉以司空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

月王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投至和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筭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南青九州往因蠡水頗傷時稼違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全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時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大保閻雅有令名及承大

位栗惛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惛等並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豫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藩鄴至晉陽害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爲祟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太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曰殷家第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

許曰天也因謂孝昭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

廢帝濟南王乾明元年

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弟也幼而爽峙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劒同軌以為能邁蕃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為焉聰敏過人所與游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

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柔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閤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業重舊如此天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思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奏奏帝長於政術割斷咸盡其理文宣數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事時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

趾盃於地曰汝似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玉盞皆壞棄後益沈湎或入諸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玉睎以爲不可帝不從因閒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爲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撻楚令史姦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胷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箠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爲先是禁帝友王睎至是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寥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録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勅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鳥捨巢必有深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潭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隆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大司馬録尚

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
長廣王湛獵講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
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
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
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
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
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
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抽刀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
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爲領軍士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

仗休寧方斂容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
太后並出臨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
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
力絶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効廢帝吃訥兼倉卒不
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被
逼而已高歸彥勑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
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閤斬
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
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

諸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
帝恭已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
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
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曰太祖創業已來諸有
佐命功臣子孫絶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
聞當量爲主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又
詔讋正之士並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
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之高位歷通顯天保以

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任尉中丞執法所在繩
違察罪不得僻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
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
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浟爲司馬壬辰詔分遣大
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
甲午詔曰昔武王剋殷先封往代兩漢魏晉無違茲典
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
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
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員講習經

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遵
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
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
申詔九州勳人有重封
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
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
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
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太
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
公卿有司奏太祖獻武皇
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
之舞太宗文襄皇帝廟宜
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高
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
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
師贊奏故太師太原王妻
庚午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
太宰章武王庫狄干故
太尉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
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
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
刺史王懷十三人配饗太祖廟
太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
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
紹宗十一人配饗世宗廟庭
司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韓
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
牛馬牸總入晉陽宮十二月丙
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
侯受洛干故太尉慕容
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
三人配饗高祖廟庭是
勞奉遣分兵致討大獲
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圜丘壬子祠於太廟癸丑詔降畧
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
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郎御史廷尉三官尚書
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丙子以
尚書令彭城王浟爲太保長樂王嗣驃爲太尉已酉野
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
無遠今嗣子冲眇未閑政術社稷重理歸上德右丞
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君子同漢文之望海內瞻仰
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又雄之望海內瞻仰
僕射趙郡王叡喻旨

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
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關聽覽是
日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
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靜陵帝聰敏
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
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開明簿領吏所不
逮及正位宸居嚮彌所克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
寵外收人物鮮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臨朝務知人
之善惡每訪問左右輩羣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

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

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又問王晞晞荅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屢容色厭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毀去南宮五七日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勇有謀干時國富兵彊將雪神武遺恨意在翦平陽爲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與翦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

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吉內熱頻進渴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後讎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兎驚焉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又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孝昭帝皇建二年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爲帝娉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爲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疎忌以帝爲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録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

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繫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至晉陽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表乃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爲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爲大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爲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民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戊子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泚級諸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詔普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太

傳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爲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爲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歸彥據州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禽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爲太傳以司空婁叡爲司徒以

太傅平陽王湝爲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僕射癸亥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丙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詣臨漳朝堂策試秀孝以太子少傳魏收爲兼尚書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録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己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

軍士築成於軹關壬申宴羣臣於華國堂使朝貢戊戌以兼尚
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右僕射夏四月丙申汾晉東雍南汾
五州蟲旱傷稼遣使振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
以城南雙堂之死廻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齊州上言
濟河水口見八龍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
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八月辛丑詔以三臺
宮爲大聖壽寺又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
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筑寺二十餘萬之自恒州分爲三
道衆治運自南北之餘里平地數尺
霖雨晝下雨血丞太原武年一帝至晉陽己未周遣并州
又遣大將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乃晉州與突厥相
應是歲室韋庫莫奚蘇輦契丹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
又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
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入赦已盜殺
太師彭城王浟卒辰以司空斛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
興王爲尚書令淪尚書左僕射甲寅以尚書右丞祖珽爲司空
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於陳五月甲子

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官令趙郡王叡爲錄尚書事以
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太師丁亥以
太尉任城王湝爲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
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
競擊銅鐵以相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媼子周秋九
月乙丑封皇子綽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歸閻媼
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乙
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己卯突厥寇幽
州周軍三道並出使北將尉遲迥寇洛陽戊戌詔
罷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甲申朔迴等圍洛陽戊戌詔
棄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大破周軍於
軹關禽柵禽楊檦十二月己卯豫州
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未太宰平陽王淹薨
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等于洛陽圍下卯帝至洛
陽免洛州經周軍勳一年租賦赦
己巳以太師段韶爲太宰以司徒
斛律光爲太尉并州
刺史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申
於黎陽所經減降罪人丙子車駕
至自洛陽是歲高麗

蘇韜新羅並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詔
發粟振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澄爲大司馬辛未
幸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眞興爲使持節東
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
卯詔減百官食稟各有差三月丙子詔給雲充梁滄趙
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北秦州之長樂朝海遭水
澇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得一升而已又多不付是
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聲小鈴殿上石自
起兩兩相對又有細星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雜
雖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
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
婁敞坐事免乙亥陳慶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
有易王丙子乃使太宰陰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
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
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群公上尊
號爲太上皇帝軍國重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
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

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于永平陵

武成帝大寧元年河清四年即位五年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世子及武成入篡大業大寧二年正月丙戌立爲皇太子

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丙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清四年爲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尉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爲太尉尚書右僕射趙彦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

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
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
文宣諡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
郊壬子狩於南郊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
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
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蘇鞨並遣使朝貢河南
大疫

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圜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降罪人
各有差丙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庾子行

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
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
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
王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仁弘
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
王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
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月乙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
太傅大司馬侄城王湝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徙
滿奴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十一

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是歲
殺河間王孝琬突厥蘇韓鞮國並遣使朝貢於周爲天和
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
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二品已上舉三
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
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録事各舉一人鄴宮九
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
人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
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紹以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
晦發屋拔樹六月已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西
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統
爲舟陽王仁謙爲東海王閏六月辛已立丞相斛律金
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録尚書事以尚
書左僕射趙彦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僕射裴定遠
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
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爲太師太尉馮翊王潤

爲大司馬大宰殷韶爲左丞相大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敞爲大傅大將軍斛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敞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領雜保户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放權假方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户任屬郡縣一准平民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飢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丙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并州居城大原一郡來年租癸未太上皇帝幸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庭

四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淹相樂十人並配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爲尚書令辛酉昭陽殿災及宣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

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
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
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丙
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
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錄尚書事左僕
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
僭邕爲僕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
李翥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
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丙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
內外官並加兩級戊寅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
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廷晉陽
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
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已來諸
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並遣使朝
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
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
者普免刑爲官口又詔禁網捕鷹鸇及畜養籠放之物

癸酉大赦妻國遣使朝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
詔特中叱列長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敏二月
丁酉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
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
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
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
處境內徧旱者優免租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
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爲大傳大司馬馮翊王潤爲
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

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
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朝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
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
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
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
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爲録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
王湝爲太師丙子降死罪已下囚閏月戊戌録尚書事
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

爲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爲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已酉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爲城陽王彥康爲定陵王彥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蘇韡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爲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已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諱號爲顯祖文宣皇帝十一月丁亥車駕望自晉陽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儁使於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錄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尉并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開爲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

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剋之
獲刺吏楊敷秋七月庚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
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即日誅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治書
侍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毀中八月
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湝爲太宰馮
翊王潤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
并州界内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
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至
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丙寅以

徐州行臺廣陵王孝珩爲録尚書事庚午以録尚書事
廣寧王孝珩爲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
帝二月乙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
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
侍中祖珽爲左僕射是月勅撰玄洲苑御覽復改名聖
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
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
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豐樂

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爲
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太司馬
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司徒使領軍封
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己丑以司州
牧北平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
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
勅付史閣復改爲修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月
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
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

突厥並遣使朝貢於周爲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錄尚書
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名使於陳是月鄴都并州並
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丑拜右皇后穆氏爲皇后丙
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錄尚書事
十一月己丑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
刺史和士休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之庚辰車駕至
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大保大將
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太尉衛菩薩爲大將

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大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開
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彦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壝
蕝之內忽有車轍之蹙案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
乙卯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月丙子
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
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
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
破胡走以免洪略戰殁遂陷秦滁二州明徹進陷和合
二州是月穀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
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録尚書事高阿那
肱爲司徒丙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秋九月校獵于
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
張彫虎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黄門侍郎裴澤郭遵癸
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右丞相
是歲高麗蘇鞠並遣朝貢突厥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
至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及辛丑行幸晉陽尚
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焚其尸并其妻季

氏丁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邑爲縣尚書事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爲其形以獻庚申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勱爲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熹祆賊鄭子饒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陽休之爲尚書右僕射癸卯韘韐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

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大艦發浮橋河橋絕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遁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飢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市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詔括雜戶文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者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丙寅風從西北

起發屋拔樹五月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申
司徒趙彥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潦遣使
巡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座獲之
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邯鄲宮冬十月丙辰帝大狩於祁
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
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
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
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
圍所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州庚戌戰于城南我
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
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
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朝野收遺兵背城死戰
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朝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
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曰不
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
鍾葵等宿衛近臣二十餘人乘夜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
安德王延宗為左廣廣寧王孝珩為右廣延宗入見帝
帝欲向北朝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

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帝幸城南軍營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蔣勝郎帥馬諫乃廻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音呼入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解律孝卿居中受委甚

帝譔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莫不解體於是自太丞相已下太宰大司馬三師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宴賜酒食及紙筆開以禦周之方略辭旨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宇文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

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
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
皇帝位時年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爲
太皇太后帝爲太上皇帝后爲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
郎穎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陸
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卽
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周
師漸逼癸未幼主
史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焚已燒城兩門太上
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度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
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解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綬於
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
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
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攜幼主走青州
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即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
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
燒斷橋道太上所以停緩周軍
遂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鑱爲

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
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爲
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
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
德信等啓大丞相隋公請收葬聽
川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纘文
而言語澁吶無志度不喜見
交語性懊不耐人視有即忿
奏事莫敢仰視皆略陳大
走而出每災異蔽益水

周武帝與抗賓主禮
温國公至建德七年
入宗等數十人無少長
已大象末陽休之陳
之葬於長安北原洪濆
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
士自非寵私昵押未嘗
遇其怒時雖三公令録

皇亦不自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覡解
禱無方初琅邪王儼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
此必仁威也又辭律光死後諸武官皆高思好嬖大將
軍帝曰思好喜及皆如所言遂自以案無遺筭乃益驕
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琵琶而唱之清和之者以百
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羣鷹盡殺之或殺人剥
面皮而視之往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
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參豫機權各引
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奸以亂政害人

難以備載諸官奴婢閹人商人胡户雜户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三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補追贈官崴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巧麗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靡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土木之其嬪嬙諸院中起鏡殿寶殿琱殿琱舟青雕刻妙極當時又於雲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暇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鄴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餧以粱肉馬及鷹犬皆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舄鼈儀同逍遥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駭龍逍遥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鬬雞亦號鬬府犬馬雞鷹多食騾鼈鷹之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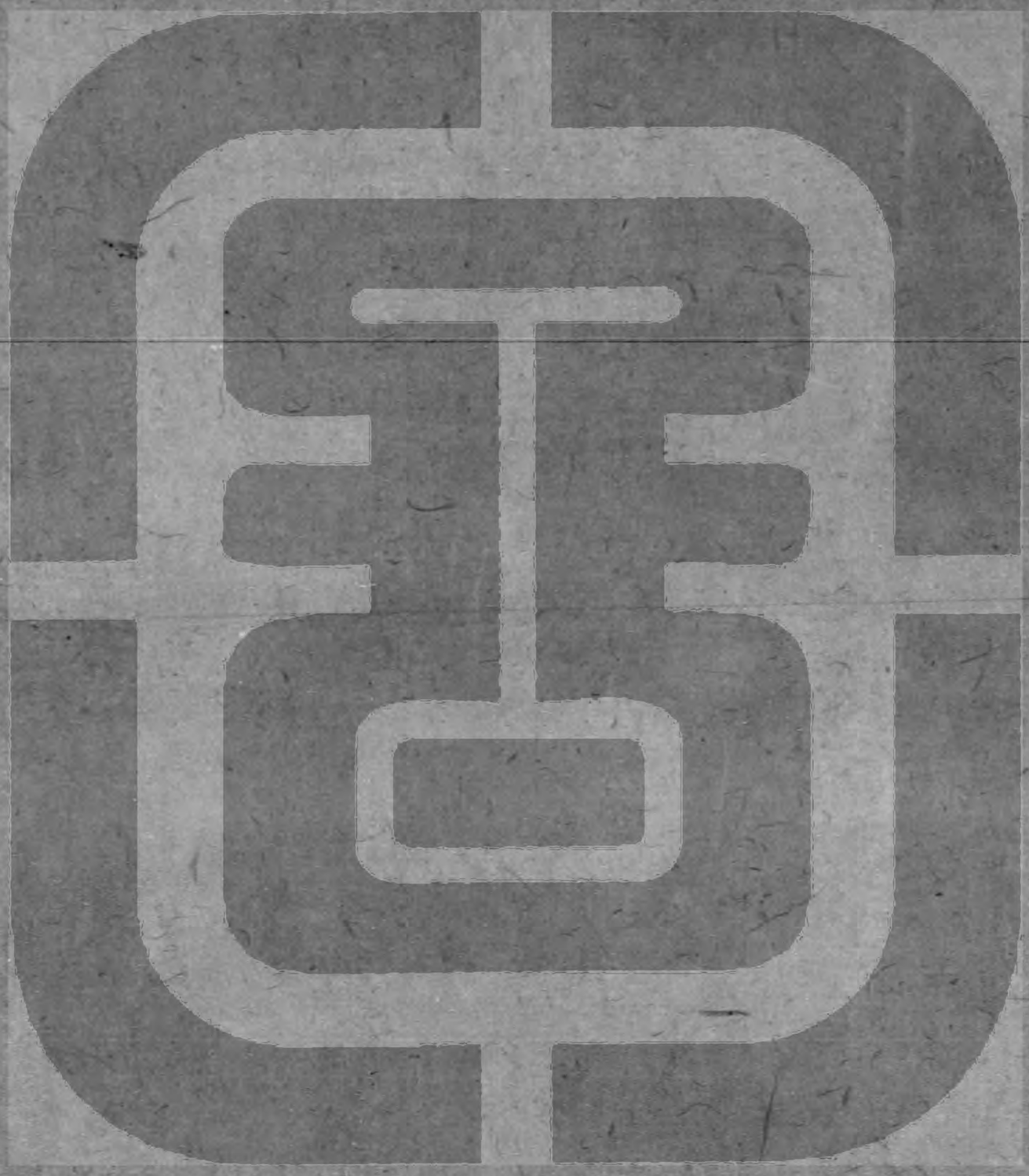
至數日乃死又於華林園立貧窮荷舍帝自微行衣爲五
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嘗築西鄙諸城使人衣
黑衣爲羌兵鼓譟陵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弯弩三矛
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
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
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毛貝十焉賦斂日重徭
役口煩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侯辜賣官或但
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者故
有勑用州主簿勑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
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
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
未嘗有帷簿搖織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之
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嘗以絕之識者以後
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之徵也又婦人皆簪剔以著假
髻而危邪之狀有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
宮內爲之後乃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翦落危側當
走西也又爲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
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

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後主武平七年周師至則以七年為應驗竟年而國人

立安德王延宗改元德昌後主復傳位於幼主改

元承光後主即位七年

右北齊自文宣帝至後主五帝凡二十八年爲

周所滅